

# 丁玲选集

第 三 卷

散文 文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丁玲选集

第三卷

散文文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陈世五

**丁玲选集·第三卷**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8.625 插页7字数 592 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10 册

---

书号：10118·869 (精装) 定价：4.45 元

# 目 次

## 散 文

五月	3
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	8
彭德怀速写	12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14
冀村之夜	19
马辉	26
我怎样来陕北的	30
秋收的一天	37
十八个	47
三日杂记	53
二十把板斧	68
田保霖	75
记砖窑湾骡马大会	83
民间艺人李卜	92

袁广发 ..... 101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 110

寄朝鲜人民军 ..... 116

中国的春天 ..... 120

记游桃花坪 ..... 131

粮秣主任 ..... 145

重庆——曾家岩 ..... 160

北京 ..... 167

似无情，却有情 ..... 172

风雨中忆萧红 ..... 175

我们永远在一起 ..... 180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185

噩耗传来 ..... 192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 195

悼雪峰 ..... 218

悼念刘芝明同志 ..... 223

一块闪烁的真金 ..... 228

向警予烈士留给我的影响 ..... 233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 239

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 ..... 271

元帅呵，我想念您！ ..... 281

悼念茅盾同志 ..... 286

诗人应该歌颂您 ..... 290

与艾思奇同志相处的日子	293
回忆潘汉年同志	297
回忆宣侠父烈士	304
悼江丰	319
吊亡友萧三同志	325
我景仰的邵力子先生	327
 “牛棚”小品（三章）	333
附：三访汤原	346
沉痛地告别过去 勇敢地面向未来	368
初到密山	371
 安娜	381
养鸡与养狗	388
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	393
芝加哥夜谭	402
曼哈顿街头夜景	408
 文 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413
谈文学修养	423
创作与生活	434
谈谈普及工作	444
跨到新的时代来	453
“五四”杂谈	463

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	471
谈通俗文艺	475
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	479
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	490
谈新事物	511
到群众中去落户	533
生活、思想与人物	546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568
谈谈文艺创作	572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	582
恋爱与文艺创作	598
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	603
文学创作的准备	606
如何能获得创作的自由	631
谈写作	639
到群众中去	661
增强党性，去掉邪气	666
我们需要杂文	673
关于杂文	676
走正确的文学道路	681
美的语言从哪里来	692
浅谈“土”与“洋”	695
根	705
略谈改良平剧	718

一个钉子	726
收入与支出	728
讲一点心里话	730
关于《杜晚香》	734
《陕北风光》校后感	742
《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	746
《延安集》编后记	74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	749
《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	755
《到前线去》序	761
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766
读巍巍的朝鲜通讯	776
《朝鲜通讯报告选》序	780
给陈登科的信	784
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观后	789
看川剧《打红台》	796
我读《东方》	804
我读《洗礼》	809
一朵新花	819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827
漫谈《牧马人》	836
我也在望截流	845
赞《陈毅市长》	849

由话剧《红鼻子》引起的一点思绪……	855
给孙犁同志的信……………	859
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865
希望在这里……………	870
《叶圣陶论创作》序……………	873
《白刃短篇小说集》序……………	882
《杜烽剧作选》序……………	887
《萝北半月》序……………	892
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	897
《小船，小船》序……………	900
《蒋勋诗集》序……………	902
《西江月》序……………	908

# 散 文



# 五 月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里。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漾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徜徉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猥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那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

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坦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掮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地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聚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打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洁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呻吟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的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地叛变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着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着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共匪”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嚷着红色的大纛，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〇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们的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

动，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摺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舨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的群，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的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啸、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地起来了，团聚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传单上，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懂得了许多欺骗，懂得应该怎样干，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去，踏着那些新旧的血渍。

一九三二年五月发表

# 南下军中之一

## 页日记

十二月十八日

看见走在前边的许多马匹和队伍从大路上转了弯，猜到大约已经到了宿营地，我打马从荒地里插了过去，有一溜短墙横在前边，人和马陆陆续续的都停在这里了。我转过土墙，进到一个颇大的院子。许许多多人都在这里忙乱着。一些毡子被拆，一些不知装着什么的麻布袋，都从马背上解下来，往房子里送，一些文件箱也从院外挑进来了。那些卸下了重负的马和骡子嗅着撒在地下的乱草，用力地喷着鼻子，吐出一些气来。忙着烧水的特务员们，把一大捆一大捆的稻草不知从什么地方抱了来，又抱到一些什么地方去。机要科的同志已经把天线装好了。沿途都没有休息，只要一休息下来，便又拟着电稿或指示的彭德怀同志又已坐在人来人往的门边在写着什么了。总政治委任弼时同志靠在一个石碾上看着一本油印的书，书名叫着：《工人阶级反法西斯蒂》。我照例是一到了新地方就四处走着和看着。这里房子比较还